

SHIBINGZHI



士兵志

第 1 章

1972年3月的一天下午，一个人用一条湖蓝色的毛线脖领揷入我的生活。

脖领是从我老家开原寄来的，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鼓鼓囊囊。当我撕开纸袋，发现是个手织的脖领时，身体的某个部位轰地炸出一股暖流，直冲脑门，竟至有几分晕迷

作为十九岁的男人，我这是第一次收到女人的馈赠品。

她叫穆小笛，那年十七岁，准确地说是个女孩。

我将脖领钉在冬装上衣的领子上，急不可待地出现在营区，是炫耀，也是示威。我的同年兵好多都有了女朋友，每当他们向我炫示玉照时，我总是耿耿于怀。现在好了，我可以用脖领证明，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个叫穆小笛的女孩在关注我。这意味着我成年了，我即将面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两性课题，这很重要。

天儿很好，营区的操场上、树丛中、阴沟里，到处都蹦跳着灿烂的阳光。空气湿漉漉的，已经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我踱步操场，很想找个人说话。可是操场只有一头高脚猪——关于这头猪，我后面还要反复提到，并以“高脚朱”命名。这里请你记住它的容貌：长喙，大耳，脚杆细长。一对幽幽的小眼睛闪射着人样的光芒。我的意思是说，它与众不同，卓尔不群，行迹诡异，关于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比如现在，我很想撒泡尿——如果尿液充沛，能浇出一首唐诗绝句来，那是最好了——在操场上尿尿有一种违规的快乐，这是我中学时代留下的劣习。可是一抬头，我操，那头“高脚朱”潜伏在墙脚下，动也不动，用一只眼窥我。这是怎么回事？

正是午睡的时候，营区里一个人没有。我突然就有一种被人秘密钉梢的恐怖感。

我定了定神，在十几米远的距离上与“高脚朱”对峙，最终还是被这厮吓住了。它眼神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我说不清。好比说你在阳光下行走，突然发现阴沟里有一个潜望镜对着你……

我心虚地去了厕所。

厕所正对着连队门前的甬道，拥有二十六个蹲位，还有一条十几米长的尿池。在我日后的便溺经历中，还没见哪个露天

厕所比它更气派。它的大而空阔，有时会唤起你莫名其妙的孤独感。这样说你可能不信，那也没办法。

我边尿边唱：尿儿为什么这样黄？为什么这样黄？黄得好像苦菜花，因为心爱的人儿不在身旁……— 旁大便的姜大来说：别唱了好不好？你一唱我就出不来。我就不唱了。他问：从哪捡来的？我说什么呀？他说别装，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了。你说这个呀？我摸摸衣领，一副漫不经心的口气：女朋友送的喽。姜大来翻了翻眼皮，带着排泄后的快意提上裤子，说，有女朋友了？我怎么没听说？我不无得意地说：你没听说的事多了，过几天说不定给我邮件毛衣来呢。

姜大来大嘴一咧，说：你牛波依呀！

三天后一个晚上，我正在家属区的一间小屋子里写新闻稿，姜大来和谢阳哼着《美丽的哈瓦那》闯进来。他们用挎包装来罐头、香肠和花生米，还有一瓶六十度的地瓜烧。看来稿是写不成了，我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从床底下翻出一只掉碴的大碗，用瓶盖做量器，轮流喝酒。至半醉时分，两人一对眼色，姜大来先开口了。

交代吧！最好把照片拿出来。姜大来一副无赖的样子。他让我坐到地中央的椅子上，这样就有了审讯的意味。

我说照片肯定是没有，信倒是有一封。我可怜兮兮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的纸片，觉得有点拿不出手，心想，这也叫信尤其是情书吗？

纸片上只有两行字：

钟大吏：

毛线收到了，颜色我还算喜欢。听说你家没有女孩，我给你织了个毛脖领，以示谢意。

姜大来读信后很失望，问：就这？

我说：话不在多少，关键不是有个毛脖领嘛！

谢阳问：你们以前认识？

我说：跟她哥认识，她哥也是当兵的。

之后他们问了我很多细节，比如穆小笛如何求我买的毛线。我说，她本来是求她哥的，她哥的部队在锦州一处荒草甸子上，驻地只有一家供销社，毛线的花色品种少得可怜，她哥转而求我，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关于我要不要她钱的问题，我说，我已经在信里声明，不要她付钱的，理由是我和她哥在中学时代就是同窗好友。

不等我说完，谢阳突然插一句：你在信里说了价钱是不是？

我说：说了，但我的确没有要钱的意思。收到毛线之后，她把钱给了我妈，我妈也就收了。

没戏！前东北局轻工业厅厅长的二公子谢阳下了断言：人家也就是个礼貌。

我有一种被轻蔑的感觉，站起，送一口酒进肚，说：你俩懂个屁呀！她这是拿脖领试探我，不信咱们打赌，我只要写封信过去……我停住，感觉窗外有人偷听，掀开窗帘，窗外漆黑一片，只有树的影子。

姜大来把我按在椅子上，说：你别吹，现在就写，弄点肉麻的，敢不敢？

我说不行，连她长的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要是个歪瓜裂枣呢，黏上怎办？

姜大来小眼笑成一条缝。就你？长得跟我似的，说不定人家怕你黏上呢！他把纸笔摆好，说你写不写吧，不写，我俩替你写。说着他在纸上落下了“穆小笛”的名字，又嚷嚷：谢

阳，你凑词！

我的第一封情书就是这样诞生的。1972年3月的那个夜晚没有一点诗意，我的小屋充满酒臭，烟雾缭绕。我们三人在酒精的刺激下，情绪沛然，抓耳挠腮，连《林海雪原》里少剑波式的求爱语言都给用上了。准确地说，这封情书是集体创作，决无风格可言，是我日后所看到的情书中最糟糕的一封。

姜大来坚持由他来寄信。当我不得不交出穆小笛的地址时，哭心都有。我说求求你们，把我杀了吧！

谢阳说：你偷着乐吧，也就是你，别人还求不动我们哥俩呢。

酒已经喝光了，大家没有散的意思，似乎意犹未尽。东拉西扯了一会儿，觉着没劲，话题重又回到女人身上。

姜大来说：谢阳，你小子说实话，吻过你女朋友没有？

谢阳一愣，说：吻都没吻过，还算什么女朋友？

姜大来也一愣，说：拉手不算吗？

谢阳就掩嘴笑——谢阳先天豁嘴，虽然经过了缝合手术，还是可以发现破绽。掩嘴成了他习惯性的动作——讥讽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拉拉手的水平啊？

姜大来窘得不行，说：我哪有你流氓！吻都吻了，将来结婚还干啥？

谢阳用左手的两指捏成一个环，右手的大拇指去里面不停地抽动，说：透枪管啊。

见姜大来一脸的憨态，我俩都笑了。

我装做很内行的样子，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这是世界通用手势，亏你还下过两年乡。

姜大来就明白了大概，说：我在乡下呆了一个礼拜就回城了，就知道个“四大欢”：顶水鱼顺风旗，十八岁的姑娘大叫驴。

不等我俩做出反应，姜大来先红了脸。

我不再讲话，思绪里一下子蹦出隐匿在天边的一个荒疏的小村庄，它叫双楼台。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性启蒙，是从那里开始的。可是我占有的只是一些感性的碎片，只能借助想像，勉强把这些碎片连缀起来，达成某种猜断，却无法进入经验的深度。就像隔雾看一座山。

我来教教你吧！谢阳这时开口了：想不想知道干女人是什么滋味？

我和姜大来嘻嘻笑。

姜大来忙不迭地卷一支烟给谢阳，嘴里一边说：快，上火！我就擦着火柴递上去。

谢阳拿捏着，半天喷出一口烟雾，说：咱们君子协定，谁要是讲出去，我就不认他哥儿们！

我心跳猛然加速，下意识地掀开窗帘往外看了看。窗外依然是那株枯败的老槐树，在月光下显得很狰狞。

谢阳灌了一口酒，喘着粗气，上来就说：我把她干了！就在当兵来的那天晚上……

姜大来咽一口唾沫问：谁呀？

大队妇女主任，就是我下乡那个堡子的。谢阳很激动地说：她结婚还不到半年，人很骚性。那天晚上我去她家告别，碰巧她男人去内蒙古给生产队买牲口去了。说会话，我说我得走了。她说走哪行，你还没吃过嫂子的饭呢。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火燎燎地看我。她从院子里抱一捆柴火，让我帮她烧火。灶坑紧挨门，她一会儿舀米一会儿拿鸡蛋，经过我身后时，用屁股轻轻蹭我。我心里怦怦乱跳，不知拿这个骚娘儿们怎么办。我也不敢看她。这娘儿们奶子有这么大！一走乱颤。谢阳比画了一下，吓了我和姜大来一跳。姜大来说不会吧，还能有脸盆大？谢阳就把两手之间的空当缩了缩。烧火烧到一半，她叫一

声，说不好，我后背钻进 虫 蜒 了。说着把屁股朝我一撅，撩开棉袄。我说在哪？她说在里面，你伸手进去抓。我抓来抓去，那娘儿们就瘫在我怀里了……

1972年3月的那个夜晚对他构成了绝对刺激。与刺激伴生的，还有羞臊、空虚、难堪。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屋子里杯盘狼藉，遍地烟头。他没心收拾，就那么呆呆地坐着。谢阳那段完整的偷欢体验把他吊起在空中，下不来了。全身每个骨节每个脉管都胀得不行，从身体内部的某个神秘部位发出鸣吼，那是来自远古的声音，抒发着复制生命的原始欲求。后来他几乎不能自持，困兽一般在地上游走。如此还是不能安抚那只因饥渴而暴怒的魔鬼。隔着肥大的军裤，他可以清楚地发现它的存在。他有点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觉得身体不是他的，哪天说不定会当他的面干出蠢事，然后由他来顶替罪名。那可糟透了！要知道，现今的钟大吏是解放军某部勤务连的重机枪射手，三天前，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

他闭了灯，试着能不能将那坚硬的玩意攥弯。不曾想，揉弄之间，一阵巨大的快意猛地袭来，紧接着火山喷发了，浆液四溅。这一切来的那么突然，惊得他差点喊出声来。他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身体某处一个暗藏的开关被他不经意地打开了吗？

他在黑暗中喘息着，想起了六班副。有天早上两人一起晒被子，对方的被子上有一圈圈的“地图”，他感叹声声：孩子，爸对不起你呀！

仿佛一个秘密被他破译，黑暗中，他有点恐惧还有点茫然。他倒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努力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寻求某种解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一骨碌爬起，悄悄地出了小屋。就在他关灯锁门的时候，突然感觉哪不对。他又进屋，

开了灯，蹑足来到窗前，将窗帘猛地一把掀开，天啊！他发现了窗台上两只蹄状脚和一对熟悉的眼睛，幽幽的，散射着人样的光芒。

他吓得后退了两步，如果这时他手里有枪，会毫不思索地扫出一梭子。

该来说说我当兵的地方。它位于大连和旅顺之间，地图上的名字叫水师营，一个不大的小镇。小镇东去八里，是一座人字形走势的大山。我们部队就隐匿在大山脚下的一处凹地里，代号叫 x x x 仓库。那年我妈来看我，已经到了山脚下，还是看不到部队营房，很奇怪，说儿子你班我吧？不是说部队就在山根底吗？我说：你往下看——于是妈发现了凹陷在大山脚下的一处洼地，里面堆着几排房子。妈哦了一声，说你们部队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

妈和我最初的感觉是一样的。就像演员挑剔舞台，我最初对这个编制只有一百七十人的小单位十分恼火。在很长时间里，我给同学、朋友写信，从不露“仓库”字样，仓库让我联想到值更老头、保管员、门岗一类的角色，很没面子。

营区占地面积大约有五公顷，紧傍山脚的一排房子是消防队，汽车班、服务社、军官食堂和家属宿舍。依着地势下来，是一排标准的苏式营房，住着勤务连的两个排。另有一栋东西走向的小楼在营区的东侧，黑色铁瓦覆顶，墙体用坚硬的石灰岩构筑。老兵叫它小白楼，我们也跟着叫。小白楼是首长和机关的办公地，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栅栏，栅栏内有一丛丛的丁香树；逢上面来人检查或赶上重大节日，小楼的门廊外会出现一个怀抱冲锋枪的哨兵。白手套一戴，偶尔将一顶不知哪个年月的钢盔歪扣在脑袋上，很像一回事。小白楼因此越发显得霸气、尊贵和神秘。

上面说的是营区。营区的西南面，在两山的豁口处有一座戒备森严的大铁门，在这里，值班的哨兵会将你“验明正身”，并让你交钥匙、交火柴、交你身上所有被认为是违禁的物品，直到认为你完全符合规定，你才获准进入库区。库区长约十二里，由两座大山夹持着，呈美丽的葫芦状。这里树木参天，蒿草齐膝，一条汨汨的小河流淌其中。你沿着沙石小路走进林深处，会发现隐匿在山皱里的一座座水泥浇筑的库房，我们称它明库。另有一条将近二百米长的洞库蜿蜒在大山的腹内，可以库藏数百万吨弹药。我还想说明的是，两侧的山脊上有三个哨所，从你进入库区的那一刻起，你的每一个行径都在望远镜的监视之内。1972年8月14日的哨所值班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上午11时58分，三班副班长钟大吏在库区消防井处小便，距十二号库大约十米。

这个由二十六个地面明库和一条洞库组成的弹药储存基地，据说是苏联红军1945年修建的。营区包括库区所有的建筑物（猪舍、厕所例外）都盖上了俄式风格的印戳。1996年6月我去彼得堡访问，当我突然置身于厚重而拙朴的建筑物之间，脑子里倏然跳出我士兵时代呆过的营房，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脱胎而来的建筑风格的母体。我惊异风格这东西其实是骨子里的，至死不灭。那天晚上我应邀到一家歌剧院看演出，虽然不懂俄语，大意还是明白了：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叛逃者”，尽管家人惨遭统治者的蹂躏，还是乡情浓浓，至死不忘俄罗斯。回到宾馆我怎么也睡不着，一个晚上都在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写这部小说初始欲望也许要追溯这天夜里

这天夜里的雨很大，彼得堡的上空一片雷声

上午9点，他正在操场上走队列，连长左文卿临时派他去小白楼站岗。他问连长，是不是上面来人了？左文卿说：你个

新兵蛋子，哪来那么多的废话？让你站你站就是了。

1972年国家没招兵，他们这茬兵只好继续充当“新兵蛋子”。新兵蛋子暗含着一种资格确认，还有点“傻逼”的意思。一星期前，他主动找到一个江苏老兵，用一套崭新冬装换了一套六八式的人字呢军装，已经洗得漂白，穿起来很具老兵味道，不过呢，也只可穿到外面唬别人，在家没用。部队就像一个庭院很深的大家族，里面的辈分从来不乱的。

十分钟后，这个人全副武装出现在小白楼门口的石阶上，表情可以用神气活现来形容。在小白楼站岗算个美差，理由之一，在这里站岗也只有在这里站岗，才可以堂皇地借用班长的冲锋枪，这是连里规定的。冲锋枪可以两手端握胸前，取一种很威武的姿势。半自动步枪出不来这种味道。而且——承认这一点令他羞答答——还有一种低级士兵僭越的快感。

3月的辽南已经转暖，从大山后面漫来一阵阵海风，空气湿漉漉的。他不时望一眼操场上走来走去的同伙，不免有点幸灾乐祸。不知为什么，他对队列训练始终怀了抵触。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旦走进序列，就没有了自己。没有想像，也不需要创造。如果你想表现得优秀，就必须和大家一模一样，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这意味着你要彻底地湮灭自己，湮灭自己！

他知道自己的念头很危险。他是个不安分的士兵。

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从走廊深处传来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一个梳背头的矮墩墩的男人出现在他身边。你叫什么来着？来人和蔼地问。他挺胸立正，大声报告了自己的名字。

曲族人抻一下他的衣襟，说：我看了你两篇稿子，写得还不错嘛！

他想笑但没笑。他不知怎么回应主任的表扬，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他期盼主任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但主任接下来吩咐：你去找王参谋，让他马上到我这儿来——

王参谋很快让我找来了，两人在走廊深处讲话

我交代的事你办了没有？

营区所有的房子都看了，只有家属宿舍空着一间房子，住三个人没问题。

邻居是谁？

左连长。

左文卿家属三两年不来一次，等于是单身，再说合用一个厕所，合适吗？

勤务连还有两间空房，给来队家属用的，恐怕更不合适

这样吧，你跟耿政委报告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把保密室腾出来。

现在腾吗？

现在就腾。后勤部郭副部长来电话，让我们一定安排好

明白。王参谋语音沉重，好像遇到了什么不幸。

奇怪的是，王参谋出来时一脸兴奋，神秘的样子。我给他敬礼，他龇牙一笑，径直奔去勤务连。左连长——他隔着窗子喊：给我派几个兵，倒腾房子。

一会儿，一群兵蛋子跟在王参谋屁股后面，呼啦啦地进了小白楼。姜大来大咧咧问：来的什么鸟人？干吗非得住保密室？

王参谋斜他一眼，说：不该问的不要问。

隔了十几天吧，保密室的神秘来客出现了，原来是三个女兵

那会阳光正浓，空气暖暖的，操场四周的槐树在微风里摇曳着花蕾。三位女兵迈着鹅步，慵懒地走进“画框”——一块坏了玻璃的小木窗。当时我和姜大来正在俱乐部二二楼打乒乓球，他一声“来了”，两步就蹦到了窗前。

趁此机会，还是先让我来描述一下吧，虽然暂时我还弄不清她们的姓名和年龄。

那个高个儿适用下列形容词：“柔弱无骨”、“轻盈若柳”、“颜色似蜜的肌肤”和“雾蒙蒙的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族味。身高居中的是个军官，很飘逸很神气，头发向后拢起，暴露出光洁而凸鼓的前额。从长相上判断，她显然属于南方人，人类学家称他们是马来人种（事后证明，这个判断还算准确。她妈妈是在珠江边上长大的，她爸爸在“四野”南下时，用一包茶叶三包红糖娶了她妈妈）。个子矮些的小女兵，脑后坠一根垂直小辫，脸的形状有点像猫，肢体的每一摆动，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散发着青春期的韵味，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妙。如果不是裹着一身肥大的军装，她更像一个稚气的初中生。此刻，她正眯缝着眼，以一种孩子眼神打量周围的环境。结果，她的视线在一株大槐树上驻足。

瞧！她大声地悦呼：槐树快开花了呀！

我敢肯定，这一声圆润而鲜嫩的女声，足可撕裂男兵的耳鼓，产生惊悚的效果。

直到这时，我才猛然发现我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

是的，肯定缺少了什么。以我二十岁男人的体魄，一个成熟的男人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功能，一点都不短缺。虽然我的腋毛不够茂密，胸部无毛（我很羡慕胸部长毛的男人），皮肤包裹起来的部分稍显白了一些，但这有什么呢？！我知道除了我的性别之外，还有另一种性别，解剖学者把她们称之为女性，可是军队的高墙像排斥异物一样把她们排斥在外。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坦率地说吧，自打谢阳讲了他和妇女主任偷欢的故事，我和我的肉体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就是说，我的肉体再也不听我的管束。它原来是沉睡着的，现在醒过来了。每当混沌之夜到来，在那间专属我写稿用的小屋里，我的想像力一次次

勇敢地穿越军规，在无人处上演假香挽玉的荒唐剧。其中最模糊不清的，也比天才作家杜撰出来的要眼花缭乱得多，也有趣得多。但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最终留给我的却是懊恼、颓丧、悔恨、恐惧……还有恶心。我真的很恶心。我觉得这不像我，我为我难过。钟大吏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高大的形象。

我的肉体知道它渴望什么，而我的精神却循着军规，严词拒绝我肉体的每一个恳请，于是扭曲的灵魂像梦游者一样在黑暗中徘徊。

这就是 1972 年 4 月，我的精神世界的隐秘部分。它压埋的很深，没人洞悉也没人能够窥视。或许有个“人”例外，你们能猜到它是谁吗？

为了写这部小说，不久前我清理了已经尘封多年的士兵日记。我推想，三个女兵的突然降临，足以成为我生活中的大事件，在日记里不可能没有记录。奇怪的是，真就没有。有的只是一些暗示、隐喻和半明不白的話。我对某些可疑的文字进行了甄别，结果让我抓到了狐狸尾巴。比如 4 月 14 日的日记上，我抄录的是毛泽东主席亲白为解放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第七款“不许调戏妇女”下面，我尤其加了着重号。经过仔细回想，我断定这一天是女兵到来的日子。

SHIBINGZHI



第 2 章

我们很快从军官那里得知，三个女兵来仓库落户和林彪有关。几个月前林彪一伙坠机温都尔汗，这个非比寻常的事件引发了中国军队一系列大动作。在遥远的北方边境，苏联集结了百万重兵 光坦克就有几百辆 还有飞机还有战略火箭军。报纸上每天都引证事实，说苏联如何亡我之心不死，仿佛战争一个晚上就会爆发。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后勤首长考虑到我们是辽南最大的弹药储存基地，专派三个女谍报员（编制上的叫法是机要员）携电台一部，紧急下潜我们创库

谍报员，而且是女的，女兵，碰巧又很漂亮，想想吧，这该有多么神秘多么富有诗意！

尽管女兵的到来有着严峻的背景，可暗地里我们一个个都很欣喜——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有女兵参与，我们的干瘪无味的士兵生活从此起了波澜。

自打女兵落户我们仓库，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小心翼翼地回避有关女兵的话题。如果有谁谈及女兵，立马就会遭到众人的嘲弄和奚落。大家都在装孙子，彼此都知道对方装孙子。

潮湿的4月就这样过去了。

当美丽的5月到来时，表面上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可是暗地里，大家已经叽叽不耐，隐秘心思以某种隐晦的方式，向丁香树下后面的那扇铁窗里漂流。到女兵宿舍造访是没人敢的，左连长在大会上说：别看保密室搬家了，门上“机密重地、闲人免进”那几个字还留着，依然有效。这等于是公开警告。

那就找别的路子。

一天早上，副连长贺子阳去服务社买东西，见附近的露天水槽里有几个兵在洗脸，一愣，问：怎么都跑这儿洗脸来了？

兵们支支吾吾，说连队的自来水龙头坏了几个，排不上队。

贺子阳狡黠地一笑，说你们悠着点啊，别吓着人家！他没头没脑地扔下这一句，走了。

副连长什么意思啊？六班副马文理故做懵懂地问。没人搭腔，大家挤眉弄眼，嘻哈地笑。心里的小秘密被人戳穿了，反而觉得开心，痛快。

露天水槽在一处静谧的三角地，因为洗脸的人多了，如今成了营区的热闹地段，连队的洗漱室反倒冷清。我还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的毛巾一律变得雪白；有的人装备了

小镜子，更多的人去服务社抢购六毛钱一瓶的雪花膏，据说是三年前的库底子，质量十分可疑。服务社卖货的瘸腿姑娘因此眉开眼笑。细微的变化还不止这些。比如，平日洗漱马马虎虎的人（如姜大来之流），如今也讲究起来，占了水槽就没完了，连耳孔、鼻眼都要细细地掏一遍，急得后面排队的人咬牙切齿，恨不得照腩踹一脚。

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左文卿在他家的气窗里连续观察了两个多小时——他家距水槽有二十米远，成斜角，需要歪脖子看——总算发现了个中奥妙：原来那也是女兵洗脸的地方。等就餐号吹响时，他的小本子上已经拉满了一个“黑名单”。

很不幸，这个“黑名单”上也有我一个。虽然我是初犯。

我本来无意加入这个行列的。依我的性格，我宁愿站在远处，以沉默的方式向这几位军妞行注目礼。可是……那天早上，我洗脸洗了一半，水流突然变细，丝线一般。怎么搞的呀？我大吵小叫的，好让别人听见。心里为自己开脱说：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不得不去的。而后我端着水盆去了外面的水槽。

登上石阶，我远远地看见水槽边站着一群我的哥儿们。一个个贼头贼脑，东张西望，显然在期盼着什么。我看表，时针正指6点30，7点以前都属于洗漱时间。至于谁恰巧能和女兵相遇，全凭个人运气了。

轮到我洗时，我故意磨磨蹭蹭，眼角的余光一直关注着附近的石阶。后来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好像看见什么了。猫样的圆脸、束在腰带里的白衬衣、绿军裤、系带的黑布鞋——按照这个顺序，一个女兵在石阶上款款出现。有趣的是，当“猎物”出现时，“猎人”们反而收敛了表情，收拢了视线，一个个变得规矩起来，甚而有几分斯文。一个叫张福库的还主动出让了水龙头。因为紧随着“猫脸”、“柔弱无骨”也来了。“柔

弱无骨”说了声谢谢，张福库一时不知怎么应答，也回了一声谢谢。这个混蛋！应该罚他站第二班岗。

刚才还是一片喧哗，现在寂然无声。我觉得这不好，这样显得心里有鬼。于是我胡乱地吹起了口哨，大概是《山楂树》或《三套车》一类。

再后来，我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一种淡淡的带有麝香味的芬芳。这味道显然来自“柔弱无骨”，我俩是挨着的。你抹的什么东西啊？我心里大声问。“柔弱无骨”显然没听到，一点表情都没有。我的嗅觉还告诉我，另一种类似饼干的气息来自她的身体内部。这两种气味混合一起，让我身上幽闭的各个器官都苏醒了，并很快进入兴奋状态。哦，我心里说，这就是女人的气味！这久违了的气味哦！

这气味在我的鼻下粘连了多年，以至后来我时时为当代的化妆品制造商们感到羞愧：为什么不能制造一种带麝香味的膏油呢？那才是卓越不凡的气味哦！

就在这天早上，我知道了她们的名字。“柔弱无骨”叫黎小青，“猫脸”叫陆苑儿。相比之下，她们头儿的名字显得更耐听——肖雨轩。

我是1974年调出仓库的，若干年后——1990年6月或许再晚一点，我搞调研第一次回仓库，正赶上整饰营区。那是个晚上，天已黑了，吊在竹竿上的十几盏汽灯将院子映得通明。兵们散成这一伙那一伙，有的修路，有的栽花，有的刷房子。满院子就我一个闲人。我四下里转，很像一位将军凭吊旧战场。忽然，我看见四个兵用木杠抬着个大石槽，像抬棺木一般从石阶上下来，嘴里还喊着号子：哼唷嘿唷哼唷嘿唷。我眼一热：这不是当年我们和女兵幽会的那个大石槽吗？我问他们抬去哪，他们说下面新盖一个厕所，用它打地基。我这才注意